

江边儿女亦风流

刘德铨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

江边儿女亦风流

刘德铨

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江边儿女亦风流

刘德铨 著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6 7.777印张 2插页 134千字

1986年7月第1版

1986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,130

书号：10368·172 定价：1.25元

一 公墓里的小黄花

这天是冬至，虎爪山山地公墓，升起一缕缕的烟火。

虎爪山好似老虎的五只爪子，从城市东南郊区一直延伸到大江边，绵延十华里。坟山一带，树木茂盛，人烟稀少，偏僻冷落。这时，夕阳西下，光秃秃的树枝，抖落一身寒气，汇集成初九的冷风，吹向四面八方。落日里，从半山高级墓地上走下一位五十岁左右的汉子。他身材高大，步履矫健，腰板和肩膀保持平行的垂直姿势，按照三步两公尺的标准距离和行军速度，来到山脚坟丘。他身穿军大衣，宽大的前额压了一顶军帽，长长的灰色羊毛围巾在后背随风飘拂，站立在一个圆圆的土墩子前面举目四望。

这山脚，密密麻麻，拥挤着冥国公民的住宅。垒垒坟前，有的压着纸钱，有的供着花

圈，表示亲人对死者的悼念。只有这个土坟，没有陵木，没有墓碑，没有百家姓里独特的门牌标记，没有亲人的祭祀，枯草稀稀疏疏覆盖着一堆黄土，冷落荒芜。军人脱下帽子，深深三鞠躬，伤感地朗诵了两句修正过的古诗：“青山到处埋白骨，黄土何以慰忠魂。”

鞠躬完毕，他从身边一个中年人的手中接过旅行袋，弯下身，在土坟坟顶插着黄色的纸花，一朵、两朵、三朵，沿着土坟圆周，默默地插呀，插呀，插成一个大花环，然后点了一束香，放在花环的中心点，以军人特有的风度，立正，低头默哀。

他叫江丰，原是这个滨海中等城市的工业局局长，经过十年磨难之后，在苏南一个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县当过一把手，这次整顿，又回到这个城市担任市委第一书记。今天是冬至，下了班，他带领秘书专程前来扫墓。

“江书记！这一位就是您所说的警卫员吧？”秘书问。

“嗯！是我的好同志好兄弟呀！小赵为了我，曾经两次罹难。”江丰开始了深情的回忆。

那是抗美援朝、战火纷飞的年代。马良山战役时，他是全军最年轻的团长，只有十九

岁。当时，敌我双方都全力抢占马良山主峰的制高点。他正隐伏在大岩石背后拿着望远镜观察敌人炮兵阵地，突然一颗炮弹呼啸而来。警卫员赵保土纵身向他一扑：“首长，卧倒。”他因此得救，而赵保土的左腿却被炸掉了。后来，他转业来到这个城市，就把小赵从荣军学校调到本市船厂传达室工作，两家来往密切，亲如兄弟。谁知一场“史无前例”，小赵为他献出了年轻的生命，从此两家人都被铁扫帚轻轻一扫，横扫到天涯海角，音信断绝。

最近，他一回到这个难忘的城市，就私下多方设法，探听老战友寡妻弱子的下落，却无人知道小赵一家的去向。他曾亲往赵家旧居和原单位探望，有人说母子俩已去了山东老家；也有人说她们投靠了上海亲戚，移居大城市；更多的说法是儿子到淮北插队，母亲跟去落了户。江丰了解这个来自老根据地的弟妹的脾气，自奉俭朴，待人热情，为大家的事想得多，为自己的事想得少，如今一定是有意避开他这位官复原职的大人物。他虽几次写信联系，都“查无此人”，原封退回，大概她不愿因沾亲带故连累于他。如今亲人的尸骨已寒，而一掬黄土未干，死水横溢，乱石纵横。殉者已矣，生者何堪。他不禁愧恨交集，无限感伤。处在太平盛

世的人啊，有的拉住一个小小营业员的关系，也要发挥一根稻草、一两砵码的能量；而她们母子却怕用血肉之躯换来的知遇之恩，避开友谊的追逐，躲在苦难的角落，默默分泌生活的蜜汁。我的好弟妹，我的好子侄，我多么想念你们，你们在哪里呀？

秘书了解一些内幕，见江丰呆立，知道他又在深切怀念战友及战友的妻儿，非常感动，安慰道：“江书记，我给公安部门发个文，再找找他们。”

江丰挥挥手：“算了吧！何必因为我的私事去麻烦公安部门呢！天各一方，人各有志，我倒喜欢他们母子这种倔强的性格，让我们在不同的岗位，完成各自不同的天职，慰小赵在天之灵吧！”其实，他何尝不希望能早点找到亲人。

坟顶的香束渐渐熄灭，他们朝山下公路的轿车走去。江丰这时才想起自己的独生女从妻子那里扫完墓，就没见过影，便问秘书：“我的那个女兵呢？”

秘书说：“呀！恐怕到张家花园去看菊展了！”

江丰摇摇头：“这丫头，什么时候了，还贪玩。”

天边升起晚霞，给虎爪山的山顶戴了五朵染红的云冠，小轿车犁起一路烟尘，离开坟山……

不一会，三辆凤凰牌自行车好似飞奔的野马，气势奔腾，来到这堆土坟前面，凌空跳下三个青年，一律格子呢鸭舌帽压顶，黑色皮茄克敞胸，俨然三剑客。其中铁塔似的大个子，叫王从武；瘦小象猴子的叫张学文，碰巧是一文一武。中等个，大眼泡皮，嘴角拉成一把弓的倔性面孔，叫赵新康。提起赵新康，别有一番来历。

赵新康原名小康，是墓主赵保土的独生子。在中学读书时，风行移名改姓运动，他的大名犯了小康思想的忌讳，成为众矢之的，于是改名新康，表达了重新走康庄大道，天下为公的悔悟精神，受到师生们的欢迎和谅解。后来他到了工厂，人们又封了他“将军”的大名，他对这个头衔，似乎当之无愧，却之不恭。捐名赐姓这股风是从上面刮下来，所以派出所改变户口簿上的法定姓名，就顺理成章，用不到拉关系开后门。想不到这种忤逆的行为，却给他提供了一个“查无此人”的借口，三番四次，把江丰的鸡毛信打了回票。今天因为革新的要务缠身，下班晚了点，这会儿才来

给亡父烧炷晚香。

王从武发现新大陆，叫道：“将军大人，令尊的宝地，来过一个朝圣者了！”

他扫了一眼坟顶的黄花，明白是谁来扫的墓，淡淡地说：“也许是我爸爸的老战友吧！”

学文玩世不恭，轻蔑地说：“现在时兴活人在死人头上插鲜花，捞稻草。什么打冤家的生前友好，踩脊梁骨的忠诚战友，大报小报，都抢着刊登头版新闻。时代需要有英雄高大的金字塔，也需要压在塔底的砾石和泥沙，有名与无名，相互利用，永世共存！”

将军对这番议论既有反感，也有同情。反感，是学文不该这样评议自己的长辈；同情，是老一辈用铁和血铸成的友谊，的确被十年的污浊空气锈蚀得百孔千疮。他默默蹲下身子，在坟前栽下两棵水杉树苗。

远山蒙蒙，江水粼粼，晚霞消散，夜幕降临。从武拿出黄裱纸和檀香，在坟场升起一片火光；将军拔掉坟顶的小黄花，一朵，一朵，扔进熊熊的火堆。

暮色溟濛，“将军”和一文一武，扣上宽边风镜，骑上凤凰，一路双铃伴奏，返回市区。山下公路，路灯昏黄，冷风嗖嗖，树影憧憧。

三人行了一程，便见前面有两辆永久牌自行车，车上的两个怪客，戴着大口罩，遮住半壁江山，紧紧盯着一辆崭新的进口摩托车。摩托上坐着一位姑娘，明知自己的车子被人作了手脚，还拼命加大油门，一跳一颠，扭秧歌似的朝前奔驰。她不时回头探望，露出惊恐的神情。

摩托可能被放了气，越走越跳，越跳越慢，后面的两个怪客，车子不前不后，始终与她保持十米左右的距离，说着下流话，哼着黄色歌，态度狂妄，根本不把后来居上的三剑客放在眼里，甚至还冲学文吹了声怪哨：“喂！猴子！”

将军知道罪恶的魔爪，已经一步步伸向那位孤立无援的姑娘，可他无动于衷，响动双铃，全速超过他们。拳击手王从武悄声道：

“将军，苗头不对，是一双偷鸡摸狗的破烂货，咋办？”

将军整整鸭舌帽：“不管他！”

三辆凤凰，风驰电掣般消失在茫茫的夜幕中。

摩托车屁股喷着浓浓的烟火，歪歪斜斜，跳跃了一阵，只好在路边停住，不等姑娘转身下车，后面两个怪客猛地朝她扑过去，连人带

车，拖进路沟下面的一片灌木林。

这是密集的水杉林地，阴暗潮湿。姑娘双手反绑，口中塞进半块毛巾，靠在树干上，怒目逼视劫车的歹徒，随时准备拼死一搏。

一个歹徒撑起摩托车车脚，左腿弯，右腿弓，俯身给轮胎打气。另一个歹徒亮着小刀，对准姑娘胸口，伸手抓住她的短大衣，一把拉掉钮扣，狰狞地狂笑：“嗲妹妹，不要怕，我们是诚实的君子，文明的好汉！”

不防姑娘突然一个侧身，奋起一脚，朝歹徒的手腕踢去。可惜一脚踢空了，那歹徒暴怒道：“瞎了电灯泡，想吃辣火酱！”举起小刀子，寒光一闪，朝姑娘刺去。

噗！歹徒的脑门狠狠挨了一拳，扑通！跌倒在地。他抬头一看，黑衣服黑风镜的三剑客，一字排开，阴森森地对他怒目而视，仿佛有一股寒风，刮得他连骨髓也深度冷冻，毛发结冰。他爬起来就是三个响头：“爷叔，误会！”

“误会？你真文明！”从武又是一拳头，打在歹徒背上，那位“哎唷”一声，啃着地皮，一动不动。

正在打气的那个歹徒听见叫声，回头一看，转身飞跑。从武一个“佳妮腾越”，噗！也是面部一拳头，打了他一个背朝天，拖死狗

一样，把两人拖到一堆，双脚踩住两人的肩胛。大个憨笑着，道：“将军大人，俘虏如何处理？”

学文来抬杠了：“你这个摆肉摊的老板，怎么连没有执照的瘟猪都不会收拾！”说完，拣起地上那把小刀，递了过去。

“嗨！我真是浆糊脑袋！”大个接过小刀，扬了一扬。寒光一闪，两个歹徒吓得连叫带哭：“爷叔，饶命，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！”

从武扬刀在“永久”的前后轮胎一挑，动了开膛大手术，猛喊一声：“开路！”

歹徒仍然趴在地上，吓昏了：“小的不敢！”

学文上前，一脚踢一个，左右连环腿，边踢脚，边戏弄：“喂！寻啥开心，等死！”

两个歹徒推着“永久”，一步一鞠躬：“爷叔开恩！爷叔开恩！”

新康解放了那位姑娘，见她大衣上佩带着清华大学的纪念章，文静而藏刚毅，清雅并不秀丽，细眉小眼，白皙的脸上，还有几粒雀斑，带几分稚气，就善意地开导：“姑娘，没有伙伴，晚上少来这荒山野外兜风！”

姑娘不但没有谢谢，反而搓着绑痛的手腕，严厉地责备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，为什么

要秘密处置俘虏，不送派出所？”

新康哈哈大笑：“堂堂大学生，献身说法，到庭作证，恐怕未必光彩吧！如果派出所查无实据，将歹徒教育释放，岂不苦了报案诸君？”

姑娘低头沉思，觉得小伙子机灵，很会思索，出于感激和报答的心情，满脸绯红地问：

“同志，尊姓大名？”

从武在旁大拇指一翘：“无名无姓，将军！”

新康出于礼貌，也问道：“姑娘尊姓大名？”

姑娘笑笑：“启禀将军大人，小女姓高名乐安！”

大个把修好的摩托车推过路沟，拍拍坐垫说：“高乐安女士，请上车，小的护送！”

高乐安纵身上车，围着三辆凤凰转了三个圈，然后仰头大笑：“同谋犯，我要告发你们！”加大油门，象一道闪电，消失在地平线的远方。

二 他们这个群体

扫墓回来，赵新康的心田象一条犁过的冻土，翻开了，坟顶的几朵小黄花，牢牢插在这条耕过的泥沟里。和一文一武分手后，他沿着工厂高大的围墙，推着车子，一步一步走回家。

那是十八年以前的事了！

他才虚龄十岁。天也是这么冷，夜也是这么黑。两个好心的老工人，抬回关在防空洞里的父亲，默默地放在床上，默默地走了。他和妈妈翻开棉裤一看，见父亲那只锯掉的左腿残余部分，又紫又肿，象一段腐烂的木头，滴着血水，他心碎肠裂，扑在父亲胸口，催人肺腑地叫唤：“爸爸！”父亲奄奄一息，兴许是回光返照，他断断续续地说：“小康，你和你娘，一定要好好保护江伯伯！”说完，在左边肢体一阵微弱的抽搐中断了气。

保皇派死了不准吊丧，不准瞻仰遗容，不

准大声痛哭。新康埋藏在地层深处的泪水，更炽烈，更震撼，痛不欲生。夜深沉，人静寂，突然悄悄进来一个大汉，戴个大口罩，穿件蓝布旧棉袄，直奔灵床，跪在地上，双手颤抖，将父亲的尸体，从头到脚，默默地抚摸一遍；然后从口袋里取出黄色的纸花，在尸体周围，撒了一个长方形的圈圈。他一眼认出是江丰伯伯，扑在他身上嚎哭：“江伯伯，我爸爸犯了什么罪，共产党要这样迫害他？”

江丰紧紧抱住他：“小康，这不是党的过错，是我连累了你爸爸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娘！”

他已经懂事了，争辩着：“不是你！不是你！爸爸临死时还叫我们要保护江伯伯！”

“我的小康，我的孩子！”江丰泣不成声……

土坟的小黄花啊！它激起十八年历史的浪花。

土坟的小黄花啊！它勾起了故人的情思。新康已经从报纸上得知江丰回来担任市委第一书记的消息，可是没有想到老首长对死去的父亲还是那么情深。江丰的出现，在他生活里带来彩色的光圈，也带来彩虹蒸发的雾汽。他不希望自己的征途笼罩一层彩色的云雾，失去拚

搏的勇气。靠贴上名牌商标来推销的产品，算什么优质商品？

他资质聪明过人，个性高傲，认为天生的天才，不过是作家手里制造出来的无锡泥菩萨，生活决不可能有恩赐的天才，因此立志拼搏。动乱十年，他也勤奋苦读了十年的书，博学广记，涉猎甚深。

龙年年底，他在淮南插队，忽然接到江丰来信，老娘迫切希望他上调回城，忙对他说：

“新康，江伯伯从小就喜欢你，快写封回信吧！”在那个岁月，拉关系开后门，简直成为时代的灾难，他怎么肯爬这道竹篱笆呢？于是，他拒绝说：“娘！爸爸流血献身，是为革命铺路，不是为子女谋私利开道。有出息，就该自己闯天下，打江山！”他在江丰的来信上写上：“查无此人，退回原处。”把信丢进邮筒。

可是江丰没有泄气，又把信寄到父亲工作过的船厂，居委会，请他们代查代转。他逼老娘搬了几次家，户口簿上又吊销了原名小康。从此，江丰的音信断了。

马年，他落实政策回城，招工考进东海化工厂。老娘过度兴奋，血压升高，不幸半身瘫痪，卧床不起。在家里，他是个孝子，尽量减少老娘的苦恼。在厂里，他是个勤学苦练的青

年，考进业余工大，攻读有机化学专业。他那优异的成绩，惊人的钻研精神，使许多讲课老师叹为观止。

他根据切身感受，耳闻目睹，写了改革工厂管理的十条意见书，送给厂长。厂长一看，连声称赞：“好文笔！好见解！是个人才。”亲自找他谈话，准备把他输送到二梯队。

出土的春笋，要挤掉树根，排除瓦砾；而树根瓦砾和地表结合成一个板块，当然对异己分子有天赋的反作用，或者压以灭顶之灾，或者把春笋扼杀在泥土深处。工厂里冒出赵新康这样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，内线的关系户，庸俗的暴发户，囤积的妒忌户，都红了眼睛，害怕自己有朝一日靠边站。于是盘根错节，联成一道无形的墙壁，共御外侮，其中杰出代表，首推厂长秘书袁方。

袁方是天然的二梯队首领，年纪轻，笔头好，能言善辩。更优越的是他经历了伟大的、英明的、实践的三个历史时期，熟悉企业内部人事结构，堪称三代重臣。如果让这个有文才，有学历，开放型的赵新康冒尖，他将放到什么地位？何况青年人都热衷于“未来学”这门学科，在爱情纠葛的泥潭里，他和赵新康又属于对立的阵营。从利己主义出发，他对赵新